

海鷗

馬森文集

創作卷
11 Sen Ma

人類的心靈是一隻光潔的海鷗
在清風麗日的汪洋中向著永不會到達的海岸
自由而勇敢地飛翔

海鷗

作 者 / 馬 森
主 編 / 楊宗翰
責任編輯 / 孫偉迪
圖文排版 / 鄭佳雯
封面設計 / 蔡瑋中

發行人 / 宋政坤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印製出版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http://www.showwe.com.tw>
劃撥帳號 /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展售門市 /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 秀威網路書店：<http://www.bodbooks.com.tw>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圖書經銷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114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21巷28、32號4樓
電話：+886-2-2795-3656 傳真：+886-2-2795-4100

2012年3月BOD一版
定價：26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2012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Printed in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海 鷗

秀威版總序

五

海鷗的遐想（代序）

九

癌症患者

二九

母親的肖像

五九

沙上的野餐

七五

遠帆

九一

教父

一一五

尋夢者

一二五

典禮

一三五

奔向那一輪紅艷艷的夕陽	一五一
象徵文學與文學象徵（代後記）	二一三
馬森著作目錄	二一九

海鷗

馬森文集

Sen Ma
創作卷
11

人類的心靈是一隻光潔的海鷗
在清風麗日的汪洋中向著永不會到達的海岸
自由而勇敢地飛翔

寫給伊莎、伊夫和他們那一代

For Isabelle, Yves and their generation

秀威版總序



我的已經出版的作品，本來分散在多家出版公司，如今收在一起以文集的名義由秀威資訊科技有限公司出版，對我來說也算是一件有意義的大事，不但書型、開本不一的版本可以因此而統一，今後有些新作也可交給同一家出版公司處理。

稱文集而非全集，因為我仍在人間，還有繼續寫作與出版的可能，全集應該是蓋棺以後的事，就不是需要我自己來操心的了。

從十幾歲開始寫作，十六、七歲開始在報章發表作品，二十多歲出版作品，到今天成書的也有四、五十本之多。其中有創作，有學術著作，還有編輯和翻譯的作品，可能會發生分類的麻煩，但若大致劃分成創作、學術與編譯三類也足以概

括了。創作類中有小說（長篇與短篇）、劇作（獨幕劇與多幕劇）和散文、隨筆的不同；學術中又可分為學院論文、文學史、戲劇史、與一般評論（文化、社會、文學、戲劇和電影評論）。編譯中有少量的翻譯作品，也有少量的編著作品，在版權沒有問題的情形下也可考慮收入。

有些作品曾經多家出版社出版過，例如《巴黎的故事》就有香港大學出版社、四季出版社、爾雅出版社、文化生活新知出版社、印刻出版社等不同版本，《孤絕》有聯經出版社（兩種版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麥田出版社等版本，《夜遊》則有爾雅出版社、文化生活新知出版社、九歌出版社（兩種版本）等不同版本，其他作品多數如此，其中可能有所差異，藉此機會可以出版一個較完整的版本，而且又可重新校訂，使錯誤減到最少。

創作，我總以為是自由心靈的呈現，代表了作者情感、思維與人生經驗的總和，既不應依附於任何宗教、政治理念，也不必企圖教訓或牽引讀者的路向。至於作品的高下，則端賴作者的藝術修養與造詣。作者所呈現的藝術與思維，讀者可以自由涉獵、欣賞，或拒絕涉獵、欣賞，就如人間的友情，全看兩造是否有緣。作者

與讀者的關係就是一種交誼的關係，雙方的觀點是否相同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一方對另一方的書寫能否產生同情與好感。所以寫與讀，完全是一種自由的結合，代表了人間行為最自由自主的一面。

學術著作方面，多半是學院內的工作。我一生從做學生到做老師，從未離開過學院，因此不能不盡心於研究工作。其實學術著作也需要靈感與突破，才會產生有價值的創見。在我的論著中有幾項可能是屬於創見的：一是我拈出「老人文化」做為探討中國文化深層結構的基本原型。二是我提出的中國文學及戲劇的「兩度西潮論」，在海峽兩岸都引起不少迴響。三是對五四以來國人所醉心與推崇的寫實主義，在實際的創作中卻常因對寫實主義的理論與方法認識不足，或由於受了主觀的因素，諸如傳統「文以載道」的遺存、濟世救國的熱衷、個人的政治參與等等的干擾，以致寫出遠離真實生活的作品，我稱其謂「擬寫實主義」，且認為是研究五四以後海峽兩岸新小說與現代戲劇的不容忽視的現象。此一觀點也為海峽兩岸的學者所呼應。四是舉出釐析中西戲劇區別的三項重要的標誌：演員劇場與作家劇場，劇詩與詩劇以及道德人與情緒人的分別。五是我提出的「腳色式的人物」，主導了我

自己的戲劇創作。

與純創作相異的是，學術論著總企圖對後來的學者有所啟發與導引，也就是在學術的領域內盡量貢獻出一磚一瓦，做為後來者繼續累積的基礎。這是與創作大不相同之處。這個文集既然包括二者在內，所以我不得不加以釐清。

其實文集的每本書中，都已有各自的序言，有時還不止一篇，對各該作品的內容及背景已有所闡釋，此處我勿庸詞費，僅簡略序之如上。

馬森序於維城，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三日

海鷗的遐想

（代序）

我坐在海灘上，面對着千頃碧波，在五月末明麗的嬌陽下，看海鷗翩飛，此起彼落。

據說海鷗有一種本能，不管在多麼遼闊的海洋中，在多麼惡劣的氣候下，都不會失去方向，最後都會本能地飛達岸邊。可是我們人類呢？我們有沒有這樣的本能？即使有，我們的岸又在哪兒？人類的前途似乎只是一片無邊無際的汪洋，我們心目中所謂爲的海岸，常常只是一種假象，就在我們努力朝前駛近時，海岸已隨了我們的前進而遠揚。我們仍在茫茫的大海之中，我們是一羣永遠達不到岸邊的海鷗！

我們不可能有一定的方向，因為沒有一個

固定的海岸在等候着我們，因此我們就有絕對飛翔的自由。同時我們又不免心懷恐懼，不知何去何從。這種先天的處境形成了我們人類兩大根性：自由與恐懼。二者皆因前途之無限而生。我們的問題就是如何解脫根植在我們內心中的這種原始恐懼，只有解脫了恐懼的心靈，才能靈明地運用自由翱翔的本能！雖然我們面前永遠沒有真正的海岸，但我們的海岸就是不斷地在無限中發現新的方向，然後勇敢地向前行。至高的歡樂在恐懼之解除，最後的真理乃是向無限中前進的自由；而頂大的勇氣也就是對自己所抉擇的命運負責了。

我面對着海洋、面對着海鷗，我的思想似乎離開了我自己的體壳，而附托於鷗鳥之上。一隻鷗，在一舉翮之間就變換了方位。牠在陸上、在水中、在天空。更奇特的是我無法分辨出牠們的年紀。牠們似乎一式的年輕與驕捷，竟像牠們超脫了時間的範繫。牠們總在不停地飛翔。牠在那裏，又不在那裏；在時間之中，又在時間之外。

這是誰的構想？誰的巧手塑成了如此光潔、嫵媚、精巧、靈秀、神奇、敏捷、和諧而自由的一種形象？是神？是道？抑或是天地自然運行之理？

我們可以稱之謂「神」，也可以稱之謂「道」，但我更願意稱其為「自然」！

自然在洪溟中孕育出一種構想，此構想之生也，以條理秩序為血脈，以堅實為骨骼，以光影為肌理，以張力為精神，於是以此安排了宇宙的場景、星宿的運行，育生了萬姿千態的生命。這種巨大的偉構，在渺小的人類腦力所及的範圍內，只有詠歎驚服，而毫無批判其得失成敗的能力。我們唯一可以假設的前提是：「這就是至真、至善、至美，無可超越的最後的至理！」

人類在此至真至善至美的自然的胸懷中孕育成形，從自然裏獲得了一切。基本的衣食而外，自然又給予了我們賞心悅目的旭日、夕陽、山色湖光，娛耳動聽的松濤、海韻、鳥語獸鳴，馨饗口鼻的酸、甜、苦、辣、異卉奇花，又以母親的擁抱、愛侶的狎昵啟開了我們情愛之心。如此這般，本該可以優游終日無所用心，樂樂陶陶以盡天年。這該是何等的樂事！然而人類並不以此為足。有一位叫作納爾塞斯斯的先祖，臨流一照，發現了世間一個最真最善最美的形象：那就是他自己。從此人類便注定了自賞的命運，情願從自然的樂園裏自我放逐，企圖在自然的樂園之外來建立一個人間的天國，義無反顧地背叛了自然的恩賜。

如果這種納爾塞色斯的心理與行徑本也在自然的企劃之內，那麼這種對自然的背叛便也不會超出了自然的原始意圖。

自然把人類的命運交在人類自己的手中。自然對人類的無限寬容與放縱，正是人類小小的腦筋所可以想像與理解得到的超人間的至愛！如果人類不領此至愛之情，不在自然的寬容下任性放縱自我，也許反倒辜負了自然之至心，更無從彰顯自然之至德。如今，正由於人類的背叛與嬌縱，才益發顯示了自然的無限寬容與愛心。如果人類因此而自毀，便也在自然的愛的包容之中。所以說至愛無愛！然而人類是如何地背叛了自然呢？

人類的另一個先祖燧人氏和他的兄弟普羅米修斯從自然那裏竊來了火。因為有了火，人類才有了反抗自然的力量。如果說自然是人類的母親，人類竟企圖舉起從母親手中奪來的火，燒盡了母親的毛髮。自然的母親仍然沉默地寬容着人類的這種逆行。這種逆行應該也在自然的原始企劃之中，因為如沒有愛的叛徒，又何以知愛之為愛？所以說叛愛也是愛！

人類的另兩個先祖有巢氏和倉頡，一個模仿自然之隱蔽構造了居室，另一個模

仿自然之鳥獸足迹創製了文字，以「人爲之假」來對抗「自然之真」。這種模擬造作，也並不出乎自然的原始企劃之外，因爲如沒有此人爲之假，便難彰自然之真，所以本真有假。

人類又有兩個祖先堯與舜，企圖樹立人間之德。從自然的眼光來看，這種在有限的肉身與狹隘的心靈中所建立的德行，只不過是一種僞德。僞德卽惡。不過這種惡德既爲人類所好，也正在自然的企劃之中。沒有僞德之惡，便也沒有純德之善，所以說至善容惡。

人類還有一個祖先西施，以捧心蹙眉創立了人間之美。這種人間之美大異於自然之美，因此走獸見之而卻走，飛鳥遇之而高飛。捧心蹙眉的怪態，從自然的觀點來看便不是美，而是醜。無奈這種醜卻是人類醉心追求之美。人既以此爲美，亦非出偶然，也該包容在自然的原始企劃之中，所以說原美兼醜。

人類對自然背叛的證據，可說是數不勝數。總而言之，人類的文化正是人類背叛了自然之後所建立的一種自然的對立體，雖仍在自然的企劃之中，卻已在自然的原始樂園之外。如果說未經人爲的自然本體代表了至真、至善、至美，那麼與自然